

托妮·莫里森《柏油孩子》中家的建构

吴 蕾

(华中科技大学 文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托妮·莫里森在小说《柏油孩子》中,通过迁徙叙事展开她对家的期望。她曾经声称“种族和家是她作品首要关注的主题”,通过一个个运动的迁徙意象,莫里森勾勒出黑人在现代社会里家的失落与寻找的艰辛。

【关键词】托妮·莫里森;《柏油孩子》;迁徙叙事;寻家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55(2012)05-0129-03

“从1902年保罗·劳伦斯·邓巴的《众神的消遣》到1992年托妮·莫里森的《爵士乐》,迁徙叙事已经成为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化作品主导形式”^{[1]3}。“黑人民权运动后,托妮·莫里森的迁徙叙事成为主流”^{[1]11}。出版于1981年的《柏油孩子》^[2]讲述了黑人女性吉丁寻家的历程,故事场景从加勒比小岛别墅,到纸醉金迷世故的纽约,再到美国南部黑人文化根源地埃罗小镇,莫里森成功地将新时代黑人女性面临的文化冲突与价值观凝聚在游移的场景意象上,将迁徙叙事与寻家母题穿插结合,揭示了现代社会里家的失落与寻找的艰辛。

一

美国文学传统伊始,它的典型特征就是鲜明和独具一格的旅行意象^{[3]3}。美国黑人迁徙叙事文本或主人公从迂腐守旧的南部或中西部向世界性大都市迁徙。经济因素和对黑人身体的摧残——私刑、暴力和强奸,通常是迁徙的直接原因^{[1]34}。尽管南方被刻画成恐怖和剥削的地域,但在莫里森笔下它也是祖先生存的地方,是美国黑人在这片大陆最初的家园。莫里森将迁徙叙事视为祖先聚集地,保存和传递美国黑人口头文学传统故事和歌谣^{[1]6}。因此,在她作品中南方不仅是种族救赎和确定自我身份之地,也是最多显现非洲的地域。离开南方以后,迁徙叙事的下一个叙事重点是人物与北方都市景观的冲突。这种冲突经历时间、空间、科技和不同种族关系概念的变化,通常能决定南方黑人的命运,最后引起城市中权力机制的深刻改变^{[1]5}。

《柏油孩子》讲述了富有的白人糖果商瓦利

连·斯特利特退休后和妻子玛格丽特,黑人仆人西德尼和厨娘昂丁居住在加勒比海骑士岛上。西德尼的侄女吉丁是故事的主人公,她受瓦利连的资助从艺术史专业毕业,成为模特并当选为著名时尚杂志的封面女郎。吉丁来骑士岛过圣诞节遇到闯入瓦利连家的黑人逃犯松,截然不同的两人彼此吸引,但在面对何处安家——大都市纽约或小镇埃罗,两人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分歧,最终吉丁选择离开松,远走巴黎。

在《柏油孩子》中,莫里森巧妙地运用南方和北方的文化隐喻和表征,将黑人由南向北迁徙,从乡村社区向都市跨越,象征着他们美妙的希望,怀揣着物质富裕和精神自由的梦想,奔向新的地域。但对于离开最初家园的美国黑人而言,迁徙就意味着自由美好的生活,在新的地域上重建幸福的家园么?他们能在面临着迷失自我的风险,离开民族文化之根的都市丛林中,避免陷入白人文化价值观念,最终落入无家可归悲惨境地么?《柏油孩子》频繁的地理位移和空间转换,充满了迁徙的意象,本文仅从寻家母题切入,阐述在白人掌控的社会空间下,家的失落与重建的艰辛。

二

莫里森曾经声称“种族和家是她作品首要关注的主题”^{[4]4},她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种族并不重要的世界”,而“‘家’这个词看起来是对这个世界最恰当的描叙”^{[4]34}。家不单是地理空间,更是“让人不论在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感到安全的社会空间”^{[4]10}。在《柏油孩子》中,莫里森对“家”的解读

有了全新的形式——所有的人都离开儿时的家,所有的人似乎都无家可归。《柏油孩子》中的迁徙叙事仍旧是从离开南方开始的。

《柏油孩子》主人公吉丁两岁丧父,十二岁母亲也去世后,西德尼和昂丁收养了她,于是,吉丁不得不离开幼时巴尔的摩的家。巴什拉指出,空间并非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承载物体容器,更是人类意识的幸福栖居之所。家是一个亲密、孤独和热情的意象^[5]。家是能让人感到安全、舒适和归属的地理空间。对于迁徙者,家的回忆应该是充满母性温暖和慰藉的,梦和想象力能在家的空间里行动。因此,对家的不同感受和回忆能传递出人物隐含着的内心精神空间。但在吉丁回忆中“她的周围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让饥饿显示一下,就会露出头上的大口子”^{[2]107}。失去家的吉丁,曾生活在充满恶意、欲望和诱惑的黑人社区,即便流露出一丝软弱,也有可能成为男性的附庸或玩物。她明白她脱离的那种生活,它并不“都是沙砾和自然的优雅”^{[2]63}。她用冷漠和遗忘来对抗巴尔的摩,本应是充满温暖和慰藉的回忆扭曲成“加油站、尘土、热气、狗、棚屋,满是辣椒博士冰箱的店铺”^{[2]147}。她在葬礼上戴的那顶过大、糟糕透了的帽子凝缩成丧母伤痛的能指符号,反复在梦里出现,使得家在吉丁的回忆里充满着焦虑和压抑,失去其弥合伤痛的功能。一提到家,吉丁就想到早逝的母亲,即使多年后当昂丁说到“你没有母亲长时间陪着你”时,吉丁仍像每次提到她早年丧母一样,血涌到了皮肤^{[2]247}。

西德尼和昂丁同样离开最初的家巴尔的摩,迁徙到雇主所在的费城。西德尼对闯入雇主瓦利连家的黑人同胞松骄傲地宣称,自己是种族里最骄傲的“企业费城的黑人”^{[2]51},“真名实姓地写在书里”^{[2]139}。长期生活在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下,西德尼和昂丁被动地接受白人主流意识形态的灌输,认同内化了殖民者的思维模式、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他们认为雇主瓦利连骑士岛的别墅是家,“如果这里不是我的家,我就除了坟墓什么都没有了”^{[2]249}。白天里他记不起让他恢复精力的并不是让他骄傲的费城,而是每晚梦中都要去的“一九二一年红色的巴尔的摩”^{[2]51}。莫里森用隐喻的手法指出:白昼象征着现实世界和意识,在白人主流文化监视下,家的意象只能以梦的形式躲避意识监管,潜入半清醒状态弥合迁徙者无家可归的伤痛。

迁徙叙事连接南方与北方,人物在地志空间由南到北的移动中,不仅身体离开最初的家,精神也隐喻性的离家越来越远。吉丁是身体和精神双重离开

南方的迁徙者,因此她关于家的梦充满着不安和焦虑。西德尼和昂丁虽然也离开南方家园,但家还能以梦的形式带给他们精神安慰,让被奴役的身体和心灵得到片刻喘息。

三

黑人女权主义者苏珊·威利斯认为:“对于黑人女性小说中的迁徙,不能仅当做作者便于串联情节所使用的技巧,应该联系过去,整体地理解空间位移的概念,把它与历史的展现个人的意识发展相连。这样,地理空间里的迁徙旅行就有了深广的意义,它就是一个女人走向认识自我的过程”^{[6]214}。莫里森在这部小说中并置加勒比骑士岛、纽约和埃罗为迁徙叙事的路线图,主人公吉丁穿梭不同的地志空间将寻家之旅和认识自我的过程统一起来。

《柏油孩子》故事始于加勒比骑士岛,加勒比海地区具有鲜明的殖民象征意义。它的种植园景观不仅包含一系列如气候、植被等地理构造,更是文化符号的体现。莫里森将对殖民化的批判集中在瓦利连·斯特利特身上,他是富有的糖果商人,通过加勒比地区廉价的原材料和黑人劳动力牟取暴利后,在岛上修建了“加勒比地区最具发言权和无可争议既漂亮又有福气的房子”^{[2]7}。吉丁认为自己属于瓦利连别墅,在这里她似乎享受着与白人主子同样的地位,一同住在二楼,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享受着叔叔婶婶的伺候^{[2]102-107}。她将自己叫“我们”,认为自己是瓦利连家庭的一员。直到圣诞节晚宴冲突爆发时,瓦利连对着西德尼和昂丁大喊“你别在这干了”,吉丁才恐慌地意识到“没有过去。他们肯定要被辞退了。明天是很可怕的”^{[2]183}。这时吉丁才从家的错觉中醒悟——不管自己有多么感恩白人主子,在他们眼中,自己只是意旨的传递者,是仆从。生活在以瓦利连为中心的等级秩序森严的家庭就意味着对自己次等地位的接受,被殖民思想侵蚀的种植园模式家庭无法成为她的家。

吉丁寻家之旅连接着南方和北方,南方的地理文化表征是郊区景观,包括黑人社区、乡村和家乡;北方的地理文化表征是白人都市景观与异地。米切尔认为景观不仅能表现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同时也具有性别属性。结合黑人女性主义学者研究结果,他提出诸如家庭、公园、购物区和公共广场等地理空间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试图限制和控制女性^{[6]126}。莫里森笔下的南方小镇埃罗就是典型的郊区景观——黑人社区,它保守、落后,将女性角色局限在家庭和性角色上。黑人社区的家庭观念十分传

统,女性只有女儿、妻子和母亲三种身份,职责就是守护家庭私人空间。埃罗将黑人男性和女性、公共空间和家庭空间一分为二。这使仰仗学历、能力和职业为优势的吉德变得无足轻重。在埃罗自己不再是受人尊重和疼爱的伴侣,而是物化成“[松]赢得的、偷来的,甚至是买来的一辆凯迪拉克高级轿车”^{[2]222}。

现代都市生活是被男人统治的,北方都市景观是男性占据的公共空间。“都市中的女性被视为入侵者,失调的症状,社会的问题:城市中的斯芬克斯”^{[6]210},但吉丁“…真高兴又回到那个有裂齿和狐臭的酒鬼的怀抱。纽约给她的关节加了润滑油…她怀着孤儿的喜悦想着,这里是家;她的家不是巴黎,不是巴尔的摩,不是费城。这里才是家。…如果说有过一个黑人妇女的城市,纽约就是了”^{[2]193}。尽管身处都市,吉丁时常感到孤独。但她所追求的流动、自由、独立和知识却只能在大都市中才能找到。莫里森利用迁徙叙事作为叙事策略,创造出隐喻的空间模式——不同的地理空间代表着不同的文化表征,吉丁在不同的空间的寻家之旅就是与一切社会力量相互抵触、纠缠和冲撞的过程,也是寻找和确立自我身份之旅。

四

美国文学中的寻家之旅与世界文学常见的回归家园之旅有所不同,它大多从熟悉的地域驶向陌生,将寻家之旅建立在对未来的希冀上^{[3]42}。《柏油孩子》充满着移动感,它展现了现代社会黑人女性的寻家旅行。地理空间与社会文化间复杂的关系以迁

徙叙事的形式予以呈现。吉丁游历不同的地理空间就是想寻找一个让她舒心的家。而经历不同文化后,吉丁在远离地面的飞机机舱里有了家的感觉,她不再幼稚得渴望他人给予的安全感,开始将自我主体视为家园,这也是解决寻家困境的一种妥协——虽然地理空间家园缺失,但至少还拥有自我。迁徙对吉丁也并非毫无意义,至少她懂得什么才是黑人传统文化中真正的女人,能得到别人尊重的女人。吉丁抗拒女儿、母亲、妻子的传统角色,拒绝女性职责带来的家的梦想,因为这种梦想是以依附他人而存在的。莫里森通过迁徙叙事,传递她对家的理解:真正的家园永远在建构之中,寻家的意义不在于结果而是过程。

[参考文献]

- [1] Griffin, Farah Jasmine. “Who Set You Flowin’?”: The African-American Migration Narrative [M]. New York: Oxford UP, 1995.
- [2] [美]托妮·莫里森. 柏油孩子[M]. 胡允桓译. 海口: 南海出版社, 2005.
- [3] Stout, Janis P. The Journey Narrativ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Patterns and Departures [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83.
- [4] Lubiano Wahneema. The House that Race Built: Black Americans’ U.S. Terrain [M]// Toni Morrison. “Hom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7.
- [5] [法]加斯东·巴什拉. 空间的诗学[M]. 张逸婧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3-5.
- [6] Mitchell Don.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Malden: Blackwell, 2000.

The Construction of Home in Toni Morrison’s Tar Baby

WU Lei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In Toni Morrison’s novel Tar Baby, she explores the aspiration of home through the migration narrative. She once claimed “matters of race and matters of home are priorities in my work”. Therefore, through the symbolic movements of migration, she investigates the Black’s loss of home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home founding in the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Toni Morrison; Tar Baby; Migration Narrative; Home Founding